

# 从“书斋”到“田野”： 教学论研究范式的转向

●季晓华

**摘要** 随着教学论学科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教学论的研究范式发生了重大转向，从“书斋”走向了“田野”。研究者把兴趣的焦点置于教改、课堂、学生、教学情境，关注研究场域的真实性、原初性和丰富性，试图以独特的视角和方法走出“书斋”研究的圈禁。研究者开始关注教学的日常生活世界，转变观念，唤醒教学论研究的理论自觉；根植教学实践，激发教学论研究的实践情怀；转向“细具”教育叙事，凝练本土化教学思想。

**关键词** 书斋；田野；研究范式；理论自觉

**作者** 季晓华，内江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四川内江 641112）

## 一、教学论研究视野下的“书斋”与“田野”

教学论的研究一直遵循教育研究两种最常见的路径，即理论演绎和实践归纳。很多研究者对理论演绎的教学论研究路径可谓情有独钟。随着技术理性的强势居位，理论演绎的教学研究逐渐被制度化和体系化，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学术精英”的“权威理论”一度成为左右教学论研究走向的主导力量，人们把这种特有的研究范式称为“书斋”研究。理论演绎研究也称为思辨研究，这种研究方式历来关注逻辑的严密性和理论的普适性，透过现象揭示本质，从特殊到一般，这种简单的思维方式将纷繁复杂的教学世界精简到极致。从认识现象到揭示规律，从掌握规律到应用规律、预测事物的发展，这种研究范式日益成为教育研究者的主导思维，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追捧和信奉。研究者习惯

在故纸堆中研究梳理教育理论，只注重对书籍、文献和资料等二次文献的分类整理，过分关注理论本身的内在逻辑，忽视了教学研究的场域性和情境性。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思辨研究曾带给教育研究历史繁盛景象和无限的荣光，这种研究范式确实有利于促使教学研究走向规范化和普适化，但是越来越偏执的研究趋势导致教学研究的形式单一和价值迷失，教学研究日益脱离鲜活的教学实际和教学现场。教学研究势必要冲破这种规约和限制，重拾实践指导功能。于是，教学论的研究范式发生转向，鲜活的日常教学生活受到研究者的青睐，田野研究逐渐走入学者的研究视野。

教学视野下，田野研究的概念和方法最早衍生于人类学的研究范畴，又称为“田野工作”“田野调查”。国内有些学者将“田野研究”视为质性研

---

本文系2015年度四川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项目“0—3岁城镇婴幼儿早期教育中的‘田野’教养方式研究”（编号SCLS15—014）、2016年四川省教育厅资助项目“以‘智’养‘技’——地方师范院校教师专业发展的路向选择”（编号16SA0083）的研究成果。

究，是研究者以实践场域为基点，运用参与考察、实地访谈等途径，在自然式的教学研究情境中获得第一手资料的研究方法。<sup>[1]</sup>美国教育哲学家莫里斯曾做过一个经典的比喻，把当今教育研究的现状形象地比拟为“在荒野上的哭泣”。因为教育研究已经远远脱离了教育教学实践，失去了最宝贵的根基和土壤。如今，伴随理论与实践关系研究的深入，研究者把兴趣的焦点置于教改、课堂、学生、教学情境，关注研究场域的真实性、原初性和丰富性，试图以独特的视角和方法走出宏大叙事的圈禁，这种根植于教学实践的变革势必会推进田野研究，从而弥补书斋研究的不足。

## 二、“书斋”式教学论研究的现状

### （一）推崇“宏大叙事”，远离教学实践和变革

崇尚高谈阔论的研究倾向风靡一时，这种研究的最终结果无非是揭示规律，或阐释因果关系，或概括历史并预测未来。法国哲学家利奥塔称之为“宏大叙事”，其阐述背景往往以意识形态和终极价值观为依托，着眼于抽象概念和宏观理论，凸显研究理论的共识性和普适性。与其说“宏大叙事”是一种研究范式，不如说它是一种政治功能化的话语形态。个案研究或行动研究等具体研究方法一直无法与其相媲美，甚至被很多研究者误认为难登大雅之堂。这种宏大叙事的结构试图把一切叙事形式简化到极点，从而找到叙事的唯一，进行一次次完美、全面的叙事。<sup>[2]</sup>宏大叙事解决问题的模式极易导致研究者丧失对问题深入探究的兴趣和动力，致使研究者逐渐遗忘了思考的魅力，这为国外理论的注入开辟了无障碍通道。教学研究下的“宏大叙事”逐渐远离鲜活的教学实践和教育情境，无法在教学生活世界汲取养分，致使教学研究丧失了最坚实的现实基础。教学对象与过程的复杂性决定其理论研究的复杂性，而“宏大叙事”似乎一直试图要找到唯一的简单的模式来面对和解决所有的问题。诸多学者由于自身的批判意识和质疑精神的消减而深陷其中无法自拔。教学是真实的、多样的，充满了诸多的不确定性，只有适度地把研究的视角下移，关注细微而具体的教学事件和教学故事，教学

研究才有可能恢复原本的生命活力。

研究表明，大多数教学论的研究者不是不知晓教学实践的意义和价值，他们之所以无法深入教学实践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很多研究者根本不了解课堂教学实践的现状，长期的书斋式研究模式的可行性，让他们越来越漠视课堂教学实践的研究效力；二是教学理论研究者根本没机会真正走入课堂，这与教育研究中教育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现状直接相关。一线的教学实践者特别是教师，面对教学研究的无效，尤其是教学研究成果很难回归指导教学实践活动的现实，往往对进入课堂教学的理论研究者采取一种防范疏离的态度，致使种种教学研究无疾而终。

### （二）“闭门造车”，缺乏教学研究的原创性

教学理论与实践的脱节与背离已然成为教学论研究领域不争的事实，把此责任完全归咎于教学理论研究者当然有失公允。事实证明，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一线教学实践者的理论素养薄弱和研究意识淡薄也是原因之一。时间成为目前能解决问题的唯一良药，无形中教学研究的惯性思维正在悄然生成：如果无法彻底改变，不如顺应发展。于是，文本式解读、书斋式研究依然如火如荼。研究者崇尚经典，穿梭于资料文献，寻找规律，构建理论。由于教学论研究者的大多数研究成果都是通过逻辑推理、文献梳理获得的，所以其研究成果大多呈现抽象、晦涩难懂的特征。教学实践者无法理解其理论内涵及其应用价值，无形中筑造了一道藩篱，隔离了教学理论研究者与教学实践者的有效沟通和交流。渐渐地，部分教学论研究者开始追逐科学化的研究路径，并将其推演至极致。从理论到理论，为了研究而研究的痴迷与偏执，最终将教学论研究者禁锢于书斋文献之中，忽视了教学研究的原创性。

那么，这种研究现状是如何形成的呢？首先，教学研究者的培养过程中学术规训的影响。大多数教学理论研究者来自高校或科研机构，这些人员无论是在校学习期间，还是在教学实践过程中，与书斋、文献结下了不解之缘，即使深入一线的课堂教学实际，也无法摒弃书斋文化的影响。其次，教学

研究者研究目的的功利性。教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促进教学的良性发展，一切教学研究的开展均应以教学实践为起点，以服务教学实践为归宿。然而，近些年由于教育评价制度的错误导向，一些研究者在教学研究过程中表现出极端的功利主义倾向，为了评职称、拿奖励，“快餐”式的研究模式应运而生。很多学者再也无法忍受为了几个数据而耗费几个月甚至一年的时间，书斋式研究的快速多产，让他们沉浸在文献资料的故纸堆中无法自拔。“闭门造车”的最终结果是阻隔了其他人文社会学对教学论发展的理论滋养。

### （三）“拿来主义”盛行，教学本土化研究不足

由于教学论研究的原创性缺失，原创理论稀有，因此，国内的教学论研究必然要放宽视野，借鉴和吸纳国外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教学理论。“拿来主义”一直受到教育理论界研究者的批判和质疑。然而，我国教学论研究长期受西方理论简单移植的困扰和阻隔，书斋式教学理论研究盲目推崇国外前沿理论研究成果，忽视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特色，企图通过简单移植的手段对国内的教学论研究现状进行改良。研究数据表明，国内研究者对国外教学理论的引入和借鉴主要包括：梳理国外教学理论的发展概况，剖析国外教学理论的教学思想，描述国外教学论动态前沿。当今国内出现了一种不良的研究倾向，即对本土教学传统文化的不理性批判和苛责，仿佛今天教学实践出现的所有问题都应归咎于传统文化的弊病和不合时宜。因此，研究者在借鉴国外新思想和新理论的过程中，大都注重译介和解读，很少能立足本土文化批判地借鉴和发展。

### 三、从“书斋”到“田野”研究的范式转向

#### （一）根植教学实践，激发研究的实践情怀

鉴于书斋式研究的种种弊端和局限，教学论研究范式顺势发生了转向，走出书斋文献，走进原野田间。如果说传统教学思想是教学论研究的补给供养，那么教学实践就是教学论研究的源头活水。田野研究之所以能够与教学论研究的需要相契合，是由教学论研究本身具有的实践性决定的。<sup>[3]</sup>

那么，如何在教学论研究过程中凸显实践性

呢？笔者认为，教学论研究的对象的选择应倾向实践性。第一，从研究的角度来说，研究者应长期坚持深入教学第一线开展教学研究，做一位沉入教学实践层的理论研究者，能从实践者的角度回首教学理论研究，提出“实践教学论”的新主张，采取新的论证角度。我们应坚守做一名能够站在教学实践的大量材料之上，呼吁教学研究与历史使命的研究者。第二，从研究方法来说，研究者应大量引进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从教学“主客位”研究方法，到课堂“深描”与解释的方法，再到参与观察与行动研究的方法。研究者在方法的运用上尤其要注意与研究对象的结合，将教学研究的“田野”锁定在课堂之中，将教学研究的重点确定在“生命课堂”的活动之中，使传统“静态的”教学研究转变成为“动态的”“充满生命气息的”教学研究。第三，从研究的效果来说，在新一轮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过程中，合作研究与行动研究的需要愈加凸显。理论工作者与实践工作者的通力合作正在解决和将要解决课程与教学改革中遇到的诸多问题。如何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使教学研究的三支队伍更好地合作，开展教学研究，提高教学质量，以保障新课程与教学改革顺利进行，显得尤为重要。当前，研究者的研究重心大都发生了转移，或确立了新的教学实践研究的课题，这是时代对教学理论研究者提出的挑战与提供的机会，也是教学实践对他们的呼唤。与此同时，教学论研究者在课程与教学改革的过程中，应深入课堂教学一线，与一线教师组成教学论研究的实践共同体，在实践、研究、反思的基础上实现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的沟通，从而推动教学与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发展。

#### （二）转向“细具”教育叙事，凝练本土化思想

中国近代以来，教学研究领域一直在效仿和移植西方教学研究范式，在这一漫长而艰辛的发展历程中，中国教学论研究与本土教学传统与文化渐行渐远。直至进入近代社会，随着教育的独立和研究者的意识觉醒，中国本土化研究开始受到教学研究

者的瞩目，开启了中国教学论本土化研究的序幕。

对此，一方面，教学论研究者应重新审视西方教学理论的普适性。哲学视角下没有绝对的普适性，普适性是特殊性中的一般，特殊性也是包含普适性的个别。因此，没有哪一种教学理论具有绝对的普适性。任何教学理论的产生都离不开具体的教学实践和文化时空，任何理论都是对一定具体情境的一种解释和说明。另一方面，强化教学论的本土化，打破学术垄断和文化霸权。中国教学论研究要想彻底“断奶”，必须摆脱对国外教学论的学术依赖。国内教学论研究者要勇于发声，敢于对抗教学论的学术垄断，不断提升我国教学论研究的学术地位和国际影响力。美国教育家杜威曾经提出这样一个观点：经验之所以远远优越于理论，是因为经验是鲜活的、具体的、可验证的，理论源于经验，存在于经验之中，脱离经验的理论是无法被证实的理论，也是失去应用价值的理论。田野研究注重经验的细节，关注个体知识，凸显真实的意义建构，试图以一种特有的话语表达方式来呈现教学最真实的一面，使教学研究日益走近教学实践。基于此种教学论的研究背景和现状，研究者开始慢慢聚焦于一种全新的质的研究方法——教育叙事。教育叙事研究方法是研究者在教育教学实践过程中以讲故事的方式将一些典型的教学案例、极具现场感的教育事件和承载一定启发意义的教学故事记录下来，以此种方式来阐释教育者对教育内涵的理解，以及在教育教学实践过程中获得的一些内心体验和教育感悟。这种研究方法极具平民化色彩，贴近教育生活，手段平实、可操作性强，极易被一线教育研究者接受和采纳。教学论研究者只有关注细微而具体的教学实践活动，本土化教学思想的光芒才有可能照进课堂。

### （三）转变观念，唤醒教学论研究的理论自觉

有学者曾经指出：教学论研究长时间沉迷于抽象的教学理论之中，渐渐地遗失了最宝贵的、最真实的教学的生活世界。当然，这种观点并不是否认理论研究的必要性，只是警示研究者教学论研究在研究范式上存在一定的问题。要想提升教学理论

的实践指导价值，深入教学实践和教学的生活世界是教学论研究走出困境的唯一途径。因此，研究者必须转变观念，走出“书斋”，投身“田野”，只有这样才能唤醒教学论研究的理论自觉。教学论研究的理论自觉指教学论研究者对教学理论有系统的把握和认识，能够清醒地意识到理论的来源、形成的过程和未来发展的趋势，能够树立正确的知识价值观和专业情感，能够在教学理论应用的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创生本土化教学理论，不断提升实践指导的意义和价值。<sup>[4]</sup>首先，教学论研究者应树立正确的研究立场。教育学视域下的田野研究异于人类学视域下的田野研究。人类的田野研究关注的是“类人”，而教育学的田野研究关注的是教学实践过程中具体的“个人”，这也是教学论研究之所以转向教育叙事的原因之一。其次，批判地继承传统教学论思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遗忘历史必将被时代遗忘，以客观的态度对待传统教学论思想，是我国教学论研究者应有的姿态。我们应结合本土教学文化适度借鉴国外先进的教学理论，在批判和反思中重建新时代教学论理论体系。最后，坚定教学论研究者的专业信念。丰厚的专业信仰、坚定的专业操守是教学论研究理论自觉的情感动力。只有褪去教学研究过程中的功利色彩，教学研究者才能重拾教育人的学术精神和学术人格。专业信念主要包含专业认同感和专业责任意识两个方面。教学研究者只有回归教学实践的精神家园，才能够把教学研究规范和立场内化为研究者的学术品格。

#### 参考文献：

- [1]辛继湘. 教学论研究:理论自觉与实践情怀[J]. 课程·教材·教法,2012(9):23.
- [2]代建军. 民间教学方式变革的田野研究[J]. 教育发展研究,2013(12):73.
- [3]唐魁玉,邵力. 文化人类学视阈中的田野教学[J]. 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6(1):57.
- [4]腾星,巴占龙. 丛书斋到田野——谈教育研究的人类学范式[J]. 西北师大学报,2005(1):19.